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薛剛反唐
第四十八回 胡鳳嬌怨命輕生 崔文德送還庚貼

再說陵州崔文德，一心要想表妹為妻，百般孝敬文氏，欲央媒說合，又恐文氏回絕自己，想道：「目今海棠盛開，不苦借賞花為名，親自相求，姨母或者不好卻我，也未可知。」遂叫安童把文氏請至書房。文氏道：「賢姪，請我來此，卻有何事？」文德指道：「院中海棠盛開，愚姪特備茶果在此，請姨母出來賞花。」說罷，請文氏上坐，自己旁坐，相陪吃茶看花。閒話一回，令安童出去，來至文氏面前，跪下道：「愚姪有一句話，不知姨母肯允否？」文氏失驚，扶起道：「你何必如此？我母女在此，多承你照應，有話只管說來，我無不依從。」文德道：「表妹今年□六歲，愚姪今年□七歲，年紀相當，欲求表妹結姻，訂百年之好，不知姨母尊意若何？」文氏聞言驚呆，半晌方說道：「這事不是我不肯，只因當初許過進興了，如今難以再許你。」文德道：「姨母不妨，雖然曾許進興，又非明媒說合，且是來歷不明，逃去無蹤，又聞他做了強盜，打死牢中，豈可誤了表妹終身大事！今日姨母許允，我即下聘。」

文氏左思右想，並無法回他，忽然想起通州近日遭了兵火，胡發定然避兵，不在家中，只將胡發推辭便了，叫聲：「賢姪，我想婚姻大事，非女流所做主，必要我家二叔胡發做主，要他應諾才好。」文德道：「這不難，待我往通州，親見胡二叔求親便了。」文氏暗暗點頭。文德忙將這話入告母親，崔母道：「為娘久有此心，只因你姨母說已許人了，故爾終止。今姨母既有此話，爾須速去求親，只要你胡二叔出一庚貼，便下了聘來。」文德忙收拾財禮，帶八個家丁，叫了船，竟往通州而來。

此時周兵已過去了，那胡發也回在家中，聞知嫂嫂、姪女得胡完送在陵州崔宅居住，他樂得省飯，也不以為念。那崔文德來到通州，下船入城，就寫一個東貼，來拜胡發。胡發知他□分富貴，忙迎接入廳，禮畢坐下。胡發假意謝他收留嫂嫂、姪女之情，文德連稱失禮，就把求婚已蒙文氏應允，要他主婚，出庚貼，即當以千金相聘的話，說了一遍。

那胡發聞聽有千金聘禮，連忙應允，並說：「不消擇日，明早下聘就好。」文德見允，喜不可言，作別起身。次早料理□二架食盒，三起吹手，八個家人，文德坐轎，親自下聘至胡家，禮物排了一廳。胡發如掘了一樁橫財，其樂無比，收下聘禮，送了庚貼。文德如同接了至寶。胡發擺筵款待。酒罷，文德告辭，胡發相送出門而別。

文德即時下船，回到陵州，上岸歸家。卻好文氏正在崔母房中，文德深深一揖道：「姨母，多承二叔美意，一說即允，收了千金聘禮，表妹庚貼已有了，只等擇日完婚。」崔母大喜。文氏唬的目瞪口呆，心中暗道：「我只道胡發避兵不在家，那料想庚貼都出了，此事如何是好？」又不敢對女兒說出，恐怕他覓死覓活，只是暗暗納悶。

過了數日，崔母來文氏房中，看鳳嬌繡花。忽然文德走來，把表妹繡的花一看，叫聲：「表妹，繡得好鴛鴦，做得枕頭，不久吉期，一定好與賢妹合巹。」鳳嬌滿面通紅，叫：「三哥休無禮，說此戲言也！」崔母笑道：「我兒，你還不知，你三哥親到通州，見你二叔求親，你二叔允了，收下聘禮，出了庚貼，你今是我家媳婦了。」

鳳嬌聞言，急得肝腸寸斷，淚下如雨，叫聲：「三哥，我丈夫雖無下落，但小妹之身既許與他，永無更改。三哥決還我庚貼，速去通州，追回聘禮，莫做輕財速命之人！」文德道：「賢妹，我大禮已行，永無更改。你既不肯他嫁，我誓不肯他娶，大家就守節便了。」鳳嬌心如刀刺，忙身上脫下穿的崔家的衣服來，依舊穿了自己的舊衣服，倒在牀上，痛哭不了。文德慌了手腳，求姨母、母親解勸，且自去了。

崔母、文氏苦勸半日，鳳嬌那裡肯聽。一連五日，茶飯皆絕，滴水不下，急得崔母、文氏都沒法了。文德入房一看，紛紛淚下道：「賢妹，愚兄雖不才，也不為辱沒了你，你為何輕生，餓到如此光景？也罷，總是我與你無緣，我取庚貼來，送還你便了。」遂到書房取了庚貼，來至牀邊，叫聲：「賢妹，庚貼在此，送還了你，不要自己苦了，請吃些湯水罷。」文氏道：「我兒，你三哥送還了庚貼，不要心焦，你可吃些飯罷。」鳳嬌只是閉口不吃，怨恨自己命苦，立志要死，文氏止不住流淚。文德道：「姨母，且收了表妹庚貼，慢慢勸他吃些東西，我且出去。」文氏再三苦功，那知他口也不開。一連七日，水米不沾，看看目定唇青，文氏只是痛哭，也沒法相救。

鳳嬌將死，怨氣直沖斗牛，玉帝聞知，即差太白金星帶一粒仙丹下來，是夜投入鳳嬌腹中，立時神清氣爽，吃飯如前。文氏大喜。文德喜到萬分，只要他大命不妨，慢慢守候他回心轉意成親。文德自此再不提起親事，在族中親眷面前，只說已定下了表妹胡氏，親親眷眷，無一個不知。畢竟後來如何，再看下回分解。